



平成史

〔日〕小熊英二 编著

欧文东 译 王 凤 审校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平成史

〔日〕小熊英二 编著

欧文东 译

王凤

审校



阅读日本书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成史 / (日) 小熊英二编著; 欧文东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7

(阅读日本书系)

ISBN 978-7-5201-4376-9

I. ①平… II. ①小… ②欧… III. ①日本-现代史-研究 IV. ①K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2574 号

· 阅读日本书系 ·

平成史

编 著 / [日] 小熊英二

译 者 / 欧文东

审 校 / 王 凤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李期耀

文稿编辑 / 徐成志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49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37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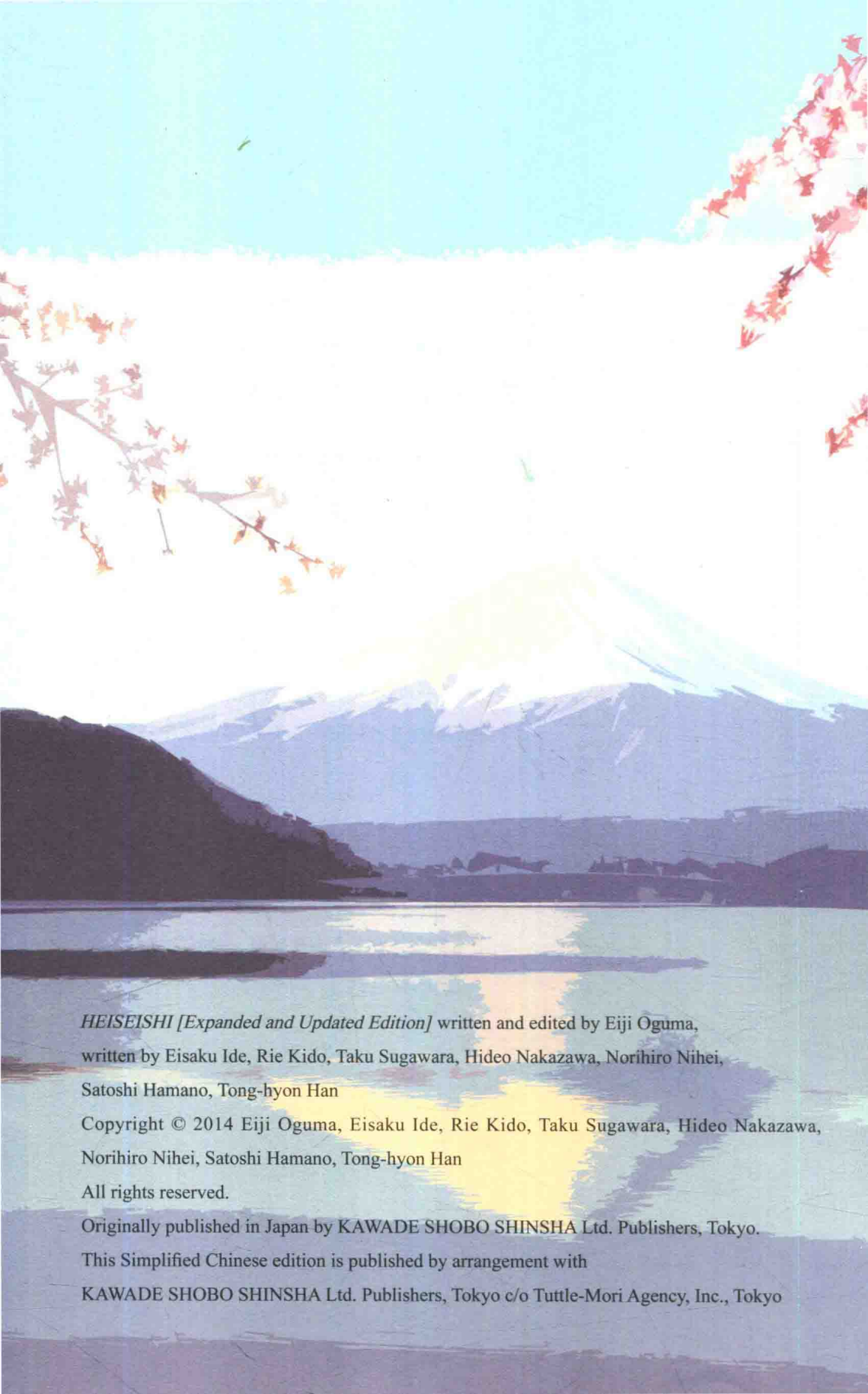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4-808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HEISEISHI [Expanded and Updated Edition] written and edited by Eiji Oguma,
written by Eisaku Ide, Rie Kido, Taku Sugawara, Hideo Nakazawa, Norihiro Nihei,
Satoshi Hamano, Tong-hyon Han

Copyright © 2014 Eiji Oguma, Eisaku Ide, Rie Kido, Taku Sugawara, Hideo Nakazawa,
Norihiro Nihei, Satoshi Hamano, Tong-hyon Han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Tokyo c/o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阅读日本书系编辑委员会名单

委员长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委 员

常绍民 三联书店（北京）副总编辑

张凤珠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谢 刚 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总裁

马汝军 新星出版社社长

章少红 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

金鑫荣 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李 芳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

事务局组成人员

杨 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艳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祝得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力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序

说起“平成史”这个词，读者的脑海中会浮现什么？换句话说，怎样的描写才能展现“平成史”？或许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即离我们如此之近的时期算是“历史”吗？

像“时间离现在太近、不足以称之为历史”的质疑以前就有过。昭和中期的1955年，远山茂树、今井清一和藤原彰三人合著的《昭和史》（岩波书店）就出版了，该书描述了日本走向战争的过程。虽然对其叙述方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于就战争这一前所未有的体验进行历史定位的必要性，论者无一例外给予了肯定。

就此而言，在经历了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之后，人们希望确认最近20年是怎样的20年的愿望愈加强烈。毋庸置疑，“最近20年”出现在被誉为“日本第一”^①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是经历了泡沫经济崩溃、经济停滞的20年。

这一时期恰巧日本的年号发生更迭，与告别“昭和”迎来“平成”的时期重合。此事称得上是偶然，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有其必然性。

1955年到1991年期间是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期。这一时期经历了斯大林去世和朝鲜半岛停战，始于冷战体制的固化和趋稳，止于苏联解体和冷战体制的瓦解。这一时期还是日本政治体制——“五五年体制”时期。而且，日本是冷战稳定期中最繁荣的国家，但它没能很好地应对冷战后的全

^① 来自美国学者傅高义的著作名，原书名为 *Japan as Number One*。中文版翻译为《日本第一》。——译者注

球化和国际秩序变化。也可以说，冷战后的历史即是“平成史”。

当那些带领日本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幸存下来的国家领导人在生物学上寿终正寝时，日本的年号便由昭和变为了平成。

参加冷战体制的国家，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处理过程中取得独立并实现体制转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这样的国家，从名称到体制均脱胎于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国也是其中之一。

这些国家均把对战争的记忆作为建国正统性的依据。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有战争记忆的老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新老交替的进行，这些国家开始出现体制上的危机。

譬如，南斯拉夫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正统性就是基于对游击战的记忆。当人们的记忆淡化、铁托这一记忆中的象征性人物在生物学上宣告死亡之后，南斯拉夫便于20世纪90年代四分五裂了。

把对“大祖国战争”的记忆作为正统性依据的苏联也是如此，当政权被交给戈尔巴乔夫这位“战后派”领导人时，苏联便出现了体制上的瓦解。以抗日战争记忆作为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把独立战争记忆作为依据的印度共和国与国民会议派，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迎来了经济开放政策转型。

从冷战结束之前到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对战争记忆的重新追问及对体制起源正统性的质疑。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信息化的日新月异加速了这一进程。因此，冷战也称得上是一种国际性的“漫长的战后时期”。

简言之，日本的年号由昭和变为平成，是以带领日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领导人的最后幸存者在生物学上的死亡为标志的。恰恰在这一时期冷战结束，适应冷战体制的日本繁荣终结了。可以说，这一半是偶然，一半是必然。

对冷战后日本的社会变化进行描述，就成了“平成史”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曾于冷战时期取得巨大繁荣的日本社会的发展停了下来，这是一段值得现在再次追问的历史。尽管从时期来看距今并不遥远，但这段历史仍然有其重要性。

以上内容算是对“这段时期离现在太近了”这一疑问的回答。而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写什么,才算是平成史?”就1955年的《昭和史》而言,其回答是清晰明快的,对战争过程以及走向战争的来龙去脉进行描述,即是“昭和史”了。

那么,什么才算是“平成史”呢?是“小泉改革”“奥姆真理教”,抑或是天皇家族的各种问题?

对一段历史的叙述,多是通过记录那些可以代表当时社会的事件和人物来进行的。假如认为帝王之家代表社会的想法普遍存在,那么叙述帝王的变迁就是历史。假如认为猎奇事件和少年犯罪代表社会的想法普遍存在,那么叙述其变化就是历史。假如认为政党派系和首相代表社会的想法普遍存在,那么对派系争斗和首相更迭的过程进行描述就成了历史。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代表性事件”开始变得很难确定。作为事例,让我们翻阅每日新闻社20世纪90年代刊登的“20世纪记忆系列”吧。

在此系列的日本战后历史卷中,1957~1960年被称为《60年安保 三池战争——石原裕次郎的时代》。而接下来的1961~1967年、1968年以及1969~1975年这三个时期则分别被称为《高速增长——披头士时代》、《路障中的青春》以及《联合赤军^①群狼时代》。

那么,1976年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一卷的时代划分是1976~1988年,这样划分的理由是“截至昭和终结”。此卷的名称为《怪人21面相^②时代——山口百惠的经验》。

对从1957年至1975年的这一卷,人们虽有不同看法,但大部分人是信服的。但是,同意把“怪人21面相”(现在40岁以下的日本人会知道吗?)列为1976~1988年的代表性事件的人恐怕是少数。究竟何为时代的典型,甄别起来确实相当困难。

与之相比,对于之后的“平成史”,在甄别何事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问题上,要达成共识就变得更困难。有人想把它作为动漫变迁的历史来描述,

① “联合赤军”是1971、1972年活动在日本的左派组织,由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与日本神奈川县共产党委员会合并而成。——译者注

② 源自犯罪分子自称“怪人21面相”的绑架勒索食品公司总经理的事件。——译者注

有人则想把它作为一个有关历史认识的不同看法并存的时代来描述。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许多对该领域不关心的人恐怕不会认同。

同时身兼编者的著者就是基于以上理由形成以下认识的。即：平成这个时代的日本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已经形成了“没有什么典型事件或人物可以代表这个时代”的状况，那么，我们唯有对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变迁本身进行描述，才算是对“平成史”的叙述。

这时，人物和事件的专有名称只有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才有意义。仅熟知人物史和事件史这种历史“描述方式”的读者恐怕会觉得别扭，怀疑“这样的叙述是历史吗”。或许是因为它的描述过于偏重社会科学描写。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不仅适合用来记录那些厚重的历史，在描述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上，这也是必然要采取的方式。

笔者刚产生上述看法时，是在震灾过后的2011年春，河川书房新社约笔者写《平成史》。笔者答复说，没有独自撰写一本书的打算，如果是与年轻研究者一边召开研究会，一边切磋，以共同完成项目的方式来做，那倒是可以考虑的。

其后，我们确定了写作的领域与人选，并从2011年8月开始，每人做了两次口头报告，创造了相互批评切磋的机会。首先是汇报个人的基本观点，接受点评之后写出草稿，最后进一步听取大家的意见。因为笔者觉得，邀请某一领域的作者去完成该领域的写作，再将其合成一部书，这种千篇一律的合著方式太令人乏味。参加写作的研究者都很年轻，他们积极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对书稿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此外，由于机会难得，每次研究会都在不同的地方召开。笔者邀请这些年轻人各自推荐一处“有意思的去处”召开研究会，顺便还可做一下社会考察。

我们召开研究会的场所有世田谷免费学校^①、创价学会设施、位于东京涩谷初台的IT相关公司、横滨小学生托管所、致力于脱贫的NPO“MOYAYI”事务所以及高圆寺的废物再利用店铺“素人之乱”等。在这些场所，我们请工作人员介绍了设施的情况和历史，这样一个接触当地历史

① 在日本是指庆学儿童所上的非学校性质的设施。

的机会，让我们各自都收获颇丰。我们请河川书房把原本应该用作举办公司外聚会的会场费拨到上述举办点，虽然经费菲薄，但也算是对 NPO 的一种社会性返还。

这本书的各章“历史”叙述，就是通过上述方式完成。如前所述，或许有人对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感到别扭。但是，作为编者来说，相对于当初的期待，大家完成得相当不错。而且，无论是对于笔者自己，还是对于参加者而言，收获都是巨大的。

此外，本书于 2014 年出版了增补后的新版。这期间发生了从民主党到自民党的政权更迭，幸好本书各章的内容并无需要彻底改动的地方。整个日本社会在结构层面发生的变化是如此明确清晰，政党的更迭不过是反映这个社会构造变化的表象之一。现有各章的修订和增补，都仅是追加了部分内容。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初版中没有涉及的经济和外国人政策这两个内容，在新版书中做了补充。

在本书的初版中，笔者说过，这是记述平成史的第一步。增补后新版书的出版，又让这一进程向前了一步。当然，笔者更希望读者或参加合著的作者们提出基于新视点的“平成史”，不断形成对现代史的连续性的新认识。

小熊英二

目 录

总 论

- “搁置处理”与“被政策遗漏的人们” 小熊英二 / 001

政 治

- 循环往复的政治迷茫与影响力扩大的有资格选民 菅原琢 / 068

经 济

- “土建国家”型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发展与瓦解 井手英策 / 132

地方与中央

- “均衡发展”这一表面原则的崩溃 中泽秀雄 / 162

社会保障

- 夹在新自由化与普遍主义化之间 仁平典宏 / 200

教 育

- 儿童/年轻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贵户理惠 / 277

信息化

- 日本社会是否可以有自己的信息化之梦？ 滨野智史 / 326

在日外国人

- 没有经过普惠型社会过渡的排外型社会中发生的事 韩东贤 / 351

国际环境与民族主义

- “格式化”与拟似冷战体制 小熊英二 / 374

平成史简化年表

/ 435

总 论

——“搁置处理”与“被政策遗漏的人们”

小熊英二

日本作家村上龙在其 2011 年 12 月的随笔中写道：“归根结底，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某个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停止了，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某个时期日本社会步入成熟期，之后没有在文化上出现什么大的变化。”^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形成独立人格的人当中，有此看法的似乎不在少数。某经济学家也强调指出，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经历过社会剧变，“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一到城里就有麦当劳，人们吃着汉堡包。其光景与今天没有什么大的不同”。^②

倘若如此，历史走到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终结，不需要再写什么“平成史”。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分明感受到，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日本社会与以往不同。那么，具体的变化是什么？既然有变化，可为什么给我们的感觉却像是“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本章的主题就是从这里开始设定的，即：“平成”时期有怎样的社会变化，与这个变化相应的认识为什么没有形成。本章的前半部分从理论角度对日本的社会结构进行解析，后半部分以此为基础记述“平成”的社会变化和社会意识，重点描述社会意识滞后于社会变化的状况。

① 村上龍「若者の病理と文学」『すべての男は消耗品である』第 30 回、『Men's JOKER』2012 年 2 月号、113 頁。

② 吉村洋『高度成長』読売新聞社、1997、74 頁。

工业化时代的想象力

劳动就业越发不稳定，贫困人口增加。提到日本近 20 年的社会变化时，这一点似乎屡屡被言及。人们常说，年轻人买不起车了，变成了“食草”族。

但是，如何把这样的变化与村上他们所说的“没什么变化”进行整合呢？似乎，人们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致力于让年轻女性脱贫的某位社会活动家在 2011 年就曾说过：“我曾经坚信，到了 21 世纪，汽车会在空中飞，机器人会在大街上昂首阔步，男女地位平等。但是……”^①

“到了 21 世纪，汽车会在空中飞”这一未来景观常见于 20 世纪中叶的科幻小说之中。但当现在再看到此类描述时，你会发现，自己的想象力被奇妙地框定在某一形式之中。

“不得了了，快去通知大家！”

1978 年电视播放的《未来少年柯南》中有这样一个画面：隐藏在未来都市国家“工业城堡”的地下、配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型轰炸机即将起飞。为了把这一消息告诉伙伴们，柯南急匆匆地乘坐飞行器而去。

这若是放到现在，人们会用手机传递信息。这里所描绘的未来远景中交通技术取得大幅进步，但信息通信技术没有发生丝毫改变。《未来少年柯南》所描绘的工业城堡国有大型轰炸机、机器人和以原子能为能源的大型金属建筑等，有身穿酷似宇航制服服装的人们。但是，信息通信技术还停留在手拿麦克风说话的台式大型无线装置阶段。

由此，我们可窥见工业化时代的想象力。生活在 20 世纪的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变化，是出现诸如前所未见的工业产品、汽车、高楼、牛仔裤和麦当劳。而 21 世纪必定有更大的进步，诸如汽车在空中飞翔，金属楼房和机器人依靠原子能驱动，酷似宇航服的设计开始普及，人们吃软管式的食品。这是富裕而辉煌的乌托邦还是通过破坏自然来实施社会管理的反乌托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然而，不管怎样，社会变化的象征

① 「安全ちゃんの貧困ガールズガイド」第 1 回、『POSSE』13 号、2011 年 12 月、68 頁。

是工业产品的普及，时代体验制约了人们的基本想象力。

从这个观点来看，21 世纪的社会变化并不明显，没有出现什么新东西。虽然现在有电脑和智能手机，但是作为“物品”，它们都不足以改变时代的风貌。

在工业时代，社会地位的象征是汽车，“福特”“丰田”“奔驰”“现代”等汽车公司被看作国家地位的象征，而乘坐哪款车则决定人的身份地位。因此人们认为，凡是有经济实力和购车意愿的人，就算是贷款也会买车。

所以，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不买车”，人们以为，这是他们没有购车意愿，或者因为贫穷。日本劳动力的平均薪金在 1997 年到 2010 年期间降低了约 15%，“因为贫穷”而不买车的说法确实没错，与通过统计获得的基本印象一致。不过，就算是有可观收入和资产的人，也有很多是不买车的。这与其说是因为纯经济性的因素，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社会意识的变化。

那么，日本的工业化时代是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的呢？据总务厅的劳动力调查报告，就从业人数而言，日本制造业超过农林水产业是在 1965 年，服务业超过制造业是在 1994 年。^①

如果将此视为一个指标，从 1965 年开始到 1993 年结束就是日本“制造业之国”时代，或许用“从东京奥运会那年开始到泡沫经济破灭”，这个说法可能更好理解吧。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1955 年到 1973 年期间，日本 GDP 的平均年增长率保持在 10% 左右。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 1975 ~ 1991 年，其平均年增长率为 4%。1992 年之后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1%。我们知道，迈向高速增长和遭遇泡沫经济破灭是经济上的划分点，而建立“五五年体制”和 1993 年细川护熙政权上台则是政治上的划分点，中间的 1973 年前后有小小的转折。

从人口上来看，日本人口总量从 1950 年到 1980 年每隔 10 年就增长 10% 以上，但是从 1980 年到 1990 年的增长率是 5% 强，1990 年到 2000 年的增长率是 3% 强，进入 21 世纪后转为负增长。^② 根据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① 中村政则「1950 ~ 1960 年代の日本」『現代 I』岩波講座日本通史第 20 卷、1995、40 頁。不过，这里所讲的“服务业”不是指整个第三产业，而是指狭义的服务业。

② 進藤兵・大門正克「農村と都市の変貌」後藤道夫編『岐路に立つ日本』吉村弘文館、268 頁。

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被称为“人口红利”的时期。从孩子多、高龄老人少的多生多死社会往孩子少、高龄老人多的少生少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青壮年人口多、孩子和高龄老人少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劳动人口多，社会负担小，所以对经济增长最为有利，这就是“人口红利”。但是，这一时期过后社会就会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和东南亚现在就是人口红利时期，日本的20世纪60~80年代也属于这样的时期。

如上所述，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很多，在这里，笔者暂且将1955年前后、1973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作为对战后日本进行时代划分的三个分界点。“平成”相当于第三个分界点之后的时期。本章将从由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的变化这一角度概述“平成史”，进而考察这个过程中社会意识的变化。

后工业化

作为概述的前提，让我们首先来确认一下，从工业化社会到后工业化社会的演变，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对工业化时代之后的社会的叫法各种各样，有“后工业化社会”“后福特主义”“新经济”“递归现代化”“风险社会”等。如果暂且用“后工业化时代”的名称去归纳各种学说，会有如下情况。^①

20世纪出现的工业化时代以福特汽车厂采用皮带输送机式的大型工厂为标志。在那里，大量的工人被雇用，领取高额的薪水。工人被巨大的工会组织起来，实现自己涨工资的愿望。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因有高工资支持的购买力而得以销售出去，企业的收益和工人的高工资由此得到保证。

当男性劳动者的被雇用情况和工资趋稳时，之前一直以女工和农妇身份参加工作的女性开始变成全职家庭主妇，这促进了她们专门教育孩子而

① 关于这样的社会变化，有很多学术上的讨论，请参照 Robert Bernard Reich 著、清家篤訳『勝者の代価』東洋経済新聞社、2002；Anthony Giddens 著、松尾精文・立松隆介訳『左派右派を超えて』而立書房、2002；Ulrich Beck 著、東廉・伊藤美登里訳『危険社会』法政大学出版会、1998。关于后工业化社会中年轻人的状况，请参照 Andrew Furlong、Fred Cartmell 著、乾彰夫・西村貴之・平塚真樹・丸井子訳『若者と社会変容』大月書店、2009。

不去工作的近代家庭的普及。得到强大工会支持的政治势力修改福利制度,不工作的女性和孩子加入男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其费用从完全雇用和高工资所能获得的税收和公积金中支付。

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进入市场的产品是大批量生产的,而且很单一。在这个时代的生产和信息技术条件下,生产线和流通线路的改变是很难的,无法实现产品和服务网的多样化。因此,大企业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促销,让人们购买设计上有些许改变的产品。于是,大型广告公司和大众传媒应运而生,促使“新流行”和“新话题”进入单一的流通领域。

单一性还表现在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上。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进入高工资的大公司为目标,向往那里规格化的工作和定时定点的劳动模式。女性除了当家庭主妇,在工作上的选择有限,为了让孩子进入大公司而让孩子上学。其结果是,人人都在差不多的年龄购买并住上差不多式样的住宅,置办差不多一样的电器产品和“新车”,购买差不多一样的“新流行”服装和唱片。这个社会的特点是,时常重视“新”事物,有一种看上去似乎可以涵盖整个社会的“新潮流”。

在政治领域,大政党有企业、地区和工会等巨大组织的支持,占据统治地位。被这个社会排挤在外的少数民族举行示威活动和艺术活动。这个少数民族的代表不是经济贫民,而是年轻人、女性、同性恋和外国人。在这个劳动者已不再是运动核心的时代,他们被看作“新社会运动”的旗手。由此产生的文化活动被赋予“反文化”的称号,其基本主题开始变成与以“制服和高楼”为象征的主流社会进行对抗。

与此相对,可追寻到的“后工业化时代”有如下变化。

信息技术进步,全球化程度加深。当精密的设计图可通过电子邮件寄送时,工厂要建在国内以及制造者是熟练工的必要性消失了。企业没有必要长期雇用熟练工,只须保留少数做企划工作的核心员工。设计等专门业务变成外包,工厂里不需要专业知识的简单工作交由短期雇用的非正式雇员完成。制造业对发达国家的高工资和加入工会的员工敬而远之,落户发展中国家。

IT技术不仅便于生产线实现小规模化和随时变更,而且便于产品库存和配送信息的处理,实现产品的多品种生产、少量生产和个别配送。大型

广告的必要性减少了，信件促销广告和网站主页取而代之。信息处理、配送和快餐业等新行业进入人们的视野。部分核心精英人士能够获得高收入的机会，被统称为麦当劳式工作（麦当劳的非正式销售职位）的低工资不稳定劳动则进一步增加。

于是，流通和销售的成本下降，加上销售网与产品的多样化，商家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不仅便宜而且品种繁多。消费者选择产品的可能性与自由度飞速攀升，规格统一的“新流行”风光不再，与“新流行”对抗的“对抗文化”也失去意义，成了多样性的一部分。

但与此同时，曾经构成福利财源和前提的正式职员岗位减少，工会力量减弱，导致福利水平下降，差距拉大。低学历者只能从事麦当劳式职位，这促使大学升学率提升。要让孩子取得高学历需要一定的家庭收入，但由于男性工作和工资不稳定，专职主妇很难再待在家里，女性劳动力的比例上升。家庭形态的变化，以及选择项的增加都对男女关系带来了影响，离婚率上升。

整体上来看，失业和非正式雇佣人口都增加了，在年轻人中尤甚。这是因为要优先继续雇用年长的正式雇员，同时，与缺乏技能的年轻人相比，有经验的劳动者更容易被雇用。围绕有限的正式职员岗位和核心精英的职位，就业竞争激烈。收入和雇佣的不稳定导致年轻人结婚难，长期与父母一起居住，晚婚和少子化情况加剧。随着人生自由度的增加，服装和职员雇佣形态等呈现多样化，年轻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探索在 25 岁之前尚未完成，出现了“青年期长期化”现象。不稳定因素与风险意识的增强，致使抑郁症的患者增多。

同时，基于以往那种蓝领均质劳动的工人阶级文化也趋向衰亡。表面的阶级差别不明显，阶级意识逐渐开始消亡。因此，人们的不满与政治象征没有关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现象加剧。与以前相比，物质消费供应更加多样化，人们在性方面的自由度增加，20 岁左右的年轻人有很大的满足感。但是，统计显示，低阶层出身的孩子，其升学率、被正式雇用率和收入都较低，而且女性比男性低。

工人阶级和地域共同体失去实体，以之作为根基的左派政党和保守政党的支持基础越来越不稳定。革命、福利和传统等过去的政治象征失去意